

文化视点

第27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评委会主席接受本报独家专访

刘进：好的中国故事能在时代与生活中写出人性的光辉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站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大节点上，第27届上海电视节承载着前所未有的使命——中国电视剧创作的中坚力量将在此探讨，我们的艺术根基在何方？又一年的白玉兰奖项将以荣誉确证中国电视剧发展的“风向标”，我们怎样讲好中国故事？

要拉直这些问号，今年的白玉兰奖电视剧评委会主席刘进认为，作为当今最具代表性的文艺样式，电视剧肩负着人民对当代叙事艺术的期待。中国电视剧要彰显时代风貌，引领时代风气，首先就得思考创作何为。“作品的价值和生命力，不唯用商业价值来衡量，更在于精神思想的感染力和艺术的创造力，在于作品本身与时代、与人民共鸣共振的关系，在于它所昭示的关于人性和社会的美好理想。”

作为一位始终用作品说话的导演，刘进最为观众称道、同时也捧走白玉兰重磅奖项的两部作品是谍战剧《悬崖》与年代剧《白鹿原》。前者在跌宕的情节与隐忍的情感里托举起了革命信仰的丰碑，后者在用影像语言构筑的历史文化空间里，展开了人物的生命哲学。在导演看来，有一条创作经验既是个体，也可以是所有创作者共享的——中国电视剧的艺术根基永恒

是中国文化、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深厚土壤。

刘进说：“好的作品、优秀的中国故事，会传递真善美的追求，即便是在写生活的复杂与矛盾之时，也一定会着重写出人性的光辉，能给人以希望和力量。”

精神价值与动人的故事，是白玉兰“风向标”的重要意义

每一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公布入围名单时，“风向标”的评价都会如期而至。理解“风向标”的涵义，刘进说：“归根结底，是用奖项来鼓励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作品。比如三年前，白玉兰首设最佳摄影奖和最佳美术奖，以对幕后工作者、对整个制作团队的肯定，标明了电视剧是一门综合性艺术。比如近年来，伴随中国影视工业发展、观众审美提升，作品的精神价值与触动人心的故事，越发成为奖项的重要考量。”

其实，早在2012年电视剧《悬崖》捧回三项白玉兰大奖时，一切已初露端倪。彼时，业界称该剧凭借借用的底色与人物的细腻成为了当年上海电视节的最大赢家。时隔多年，刘进依然持相似观点：“谍战剧能成为中国观众钟爱的常青类型，看似强逻辑、强情节下的悬念引人入胜，实则戏剧内核中对于信仰的表达、

刘进认为，作为当今最具代表性的文艺样式，电视剧背负着人民对当代叙事艺术的期待。中国电视剧要彰显时代风貌，引领时代风气，首先就得思考创作何为。“作品的价值和生命力，不唯用商业价值来衡量，更在于精神思想的感染力和艺术的创造力，在于作品本身与时代、与人民共鸣共振的关系，在于它所昭示的关于人性和社会的美好理想。”

人物的刻画，至关重要。”信仰的力量，能为剧集“保鲜”，即便许多故事里的敌我阵营、情节走向早就为观众熟知，经典谍战剧依然经得起时间考验，拥有绵延的生命力。角色刻画是否细腻动人，则决定着作品能否在观众心底留痕。多年后重提《悬崖》，人们兴许会淡忘了具体情节，却依然对剧中周乙与顾秋妍等共产党人人生死相托的情感记忆深刻。

见昂扬的“精神”，也见栩栩如生的“人”，这样的创作理念并非谍战剧独属。刘进认为，如今主题创作已成为中国电视剧的重要课题，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建党百年到建设新时代，越来越多“四史”中的故事被创作者挖掘后搬上荧屏。“若想赢得观众一句‘好看’的评价，做到主题价值不空洞、不说教，关键便在于故事与人、情节与情感、精神与细节能否交织在一起、螺旋推进。”

年轻人爱看主旋律，亦是对现实主义创作态度的一种褒扬

值得肯定的是，当人们复盘这一年来中国电视剧的观演关系变迁，年轻人爱看主旋律，无疑成为网络议题的显流。刘进注意到，当中国影视剧从去年的疫情重创中走出，最先鼓舞大众士气、赢得观众共鸣并拥有持久共情力的作品，有太多来自主题创作的阵营。而本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中国电视剧入围名单，也以高浓度的主题剧目佐证专业与大众观点的契合。

在他看来，能调和专业与大众层面的评价旨趣，仅仅靠“主题先行”是行不通的，“主旋律也好，其他题材也罢，它首先是一部影视作品，永远需要我们投入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以2018年白玉

兰奖“最佳中国电视剧”《白鹿原》为例，该剧的诞生堪称一场现实主义创作的接力。原著作者陈忠实是在窑洞里呕心沥血地写作；编剧申捷熬过近四年远离喧嚣的日子；后来的剧组笔记里有这样一串数据：94位主要演员，400多位幕后工作人员，四万多人次的群演，拍摄期近八个月，全员跟组。刘进记得，正式开机前，那个小山村留下了剧组“男耕女织”体验生活的印迹。“那会儿，所有人都卸下城市生活的烙印。为了贴近剧中人的肤色，演员们踏踏实实靠骄阳下的劳作自然‘上色’，而非靠妆造为之。”许多个夜晚，劳作了一天的主创们蹲在满天星光下聊剧本，大家安安静静地深入剧中，心平气和地与土地长谈。好剧本再经过真演员的生动演绎，拍摄过程虽苦，最终呈现令观众回味无穷。

纵观近一年的主题剧目，类似的制作信条同样奏效。历史的真实、逻辑的真实、情感的真实、细节的真实，每一项都可以是加分项。与之对应，不论题材属性，只要一部作品存在节奏上的注水拖沓或表演上的苍白，都可能成为最致命的扣分项。对此，评委会主席说：“当越来越多主旋律受到观众特别是年轻人的喜爱，从本质上说，是剧集所折射出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受到了观众的一致褒扬。”

弘扬更多社会正能量，不妨从讲好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开始

时代快步向前，新的议题也总在电

视剧行业风起云涌。长短较量、平台之争、IP开发、流量风云……纷纷扰扰间，究竟什么才是中国电视剧的“风口”？

面对行业的潮流问题，刘进选择从传统讲起。他的父亲是摄影师，1983年，吴天明作品《没有航标的河流》便由刘进的父亲掌镜。“从小在西影厂大院长大，我耳濡目染的，也是父辈身上最深刻的传统，就是要讲好中国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他说，电视剧作为当今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体，无法独立和游离于具体的时代与生活。能在一代代观众心中刻有名字的电视剧，许多都是讲述老百姓的故事，比如摘下过“白玉兰”的《金婚》《媳妇的美好时代》《温州一家人》《鸡毛飞上天》《情满四合院》《小欢喜》等，莫不如是。

刘进说，若要为这些创作者提炼出同类项，“与时代共呼吸，从接地气的生活里捕捉创新灵感，通过具有生活质感的人物、事件、情节的雕塑，折射出时代画卷”，那便是了。

至于当代生活剧是否要如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那样承担使命？今年的白玉兰奖电视剧评委会主席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主旋律并不局限于重大题材。平凡生活中的奋斗者、我们身边常见的小人物，都可以作为弘扬更多社会正能量的源点。只不过，现实题材不完全等同于一比一还原的写实主义，而应当是有温度、有态度、更有理想底色，能予人温暖善意的提炼与重塑。”刘进说，“时代发展已为电视剧创作打开了宽阔而斑斓的光谱，辽阔的现实主义正是从书写平凡开始的。”

革命历史剧《啊摇篮》深情讲述延安中央托儿所的故事——

怀念她们，那些可敬可爱的“丑妈妈”

■本报记者 童薇菁

“毛主席曾说，革命者都在浴血奋战，他们的孩子该怎么办？”第一集片尾，丑子冈的女儿丑子松深情回忆，“我的妈妈是我的妈妈，也是大家的妈妈。”1940年，八路军女战士丑子冈接受中央委托，在延安成立了中央托儿所。丑妈妈亲手抱过的那些娃娃们，如今也已经是耄耋老人了。

革命历史剧《啊摇篮》正在北京卫视、东方卫视等多家卫视与各大网络平台热播，由林柯执导，王茜总编剧，海清、李泽锋、周也等领衔主演。该剧根据真实历史事件创作，讲述了延安“丑妈妈”们历尽千辛万苦，在抗战后方保育革命后代的温情故事，紧紧扣住了观众的心弦。

光影造梦与真实记录交错，再现筚路蓝缕革命岁月

《啊摇篮》记录了“大战百日咳”“刘华北之死”“更名洛杉托儿所”“敌机轰炸”“特务逆袭”“争渡黄河”“秧歌闹风波”“中外记者参观团”等真实历史事件，剧本前后创作了13年。为了这部戏，主创团队找到30多位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拍摄了几百小时素材的纪录片。每集结束时都会出现一张老照片定格光影。通过当年托儿所的孩子们、保育员和他们后代的访谈回忆，将光影造梦与真实记录交错，再现了那段筚路蓝缕的革命岁月。

《啊摇篮》第一集中，那个被马五婶用绳子拴在炕头的“八路的娃”，掉到烧着开水的锅里烫伤不治的情节，让人揪心不已。迫于无奈，很多战士只能把孩子送给当地老乡抚养。但陕北老乡生活贫困，孩子们没有足够的粮食和营养。怎么安置前线指战员的子女和革命烈士的遗孤，成为了党中央特别关心的问题。

“如果医不好，就把她埋了吧，记得做个记号，免得找不到。把她埋了吧，把她的手藏藏好，她怕冷……”剧中，一位女战士对医生的泣血叮咛，令人泪目。战争已经让无数革命母亲牺牲太多，孩子们纯真的笑颜更让丑子冈的内心发生了变化——守护好这些革命后代成为了她新的使命。当托儿所筹备起来，傅连璋兑现承诺同意她去读大的时候，丑子冈已经舍不得下这阵齐声叫着“丑妈妈”的孩子们了。

毛泽东第一个把自己的女儿毛毛姑姑送来了托儿所。之后，傅连璋女儿傅维方、金维映儿子罗小金、陈正人儿子陈小胖、谢觉哉女儿谢定定、贾拓夫女儿贾莉莉……烈士的遗孤、抗战将士的后代、革命领



展现抗战中的“她故事”，讲述“真实的崇高”

“在那个年代，人为了革命、为了集体可以牺牲掉自我和个人所有的一切——这种信仰和情怀，可能有的青年人不太理解，但的确就是真实的崇高。”总编剧王茜说。她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几乎所有关于延安生活的图书资料。十多年后，她仍然对当年延安生活的各种细节如数家珍，包括作品开头“敲脸盆吓退狼

群”的情节，也是完全真实的事。这是一群“不拿枪、不帶兵”的托儿所保育员——作品以珍贵细腻的女性视角重温了当年的峥嵘岁月。虽身处后方，远离抗日前线的烽火，但是她们在另一个战场捍卫着宝贵的生命。“这是苦难历史中的一个温暖角落。”有观众如是感慨。电视剧还原了一个“家”，这种家的温暖穿透年代，慰藉到荧屏前的观众。孩子们每天漱口洗脸、上课、游戏、晒太阳，每周洗澡换衣，而保育员们只有小米饭、熬洋芋，还经常吃不饱。尤其是转移之路开启后，三千里行军路上，敌机轰炸，袭击骚扰，断粮缺水，疾病困扰……保育员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把全部96个孩子安全带到了北京。

“在延安，没有丑子冈办不成的事。”海清饰演的丑子冈是一个泼辣能干的女人。她热忱有担当，拥有为人母者的温婉与慈爱，也有好强不服输的个性和风风火火的作风。在1940年代的延安，她用日光浴结合心理学，治疗孩子们的尿床；在传染病暴发时，她力荐有医学背景的沈元辉担任所长，推行戴口罩、隔离和消毒。这些育儿理念，即便在今天也不过时。

剧中唐素素的角色塑造也给这部剧增添了不少生动鲜活的戏剧冲突。她是从上海来的“娇小姐”，幼稚傲娇却热情活泼，机灵智慧，乐于助人，经常与丑所长“一唱一和”为托儿所办成很多大事。

“剧中的女演员们穿起旧棉袄，脸涂成烟土色，真是很接地气，也美得让人过目不忘。”观众这样说。

本报讯（记者李婷）缂丝书画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独特风景，它们运丝之理融于画意之间，兼具工艺与艺术双重价值。5月20日在上海博物馆揭幕的“明清缂丝书画特展”，甄选馆藏缂丝精品27件/套，辅以书画8幅，为人们系统呈现缂丝丹青的非凡技艺与高雅格调。

据悉，除部分顾绣藏品外，展品皆为首次展出，平时难得一见。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所副研究员于颖告诉记者，缂丝书画指的是缂丝书画和刺绣书画两类文物。缂丝被称为“织中之圣”，其织造技艺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源自古丝绸之路传入的缂毛工艺。这一工艺十分讲究，遇上复杂的图案一天只能织造几毫米，因此有着“一寸缂丝一寸金”的美名。一件明代《群仙拱寿图》面积超过三平方米，是该题材缂丝画传世品中尺幅最大的一件。这件明代《群仙拱寿图》源自清宫旧藏，钤有五种玺印，描绘了传说中西王母于寿辰之日在瑶池开蟠桃盛会，众神仙纷纷前往为其祝寿的主题。该作品采用的技法有平缂、匀（构）缂、撮缂、结缂、掺和戗缂、木梳戗缂和长短戗缂等，还有明代独创的凤尾戗缂法，局部如人物发髻或戒指、金腰带等处则用捻金线缂织，称为缂金。从画面上的人物装扮和所持之物，可以推测出该作品是以宋代珍本图为底本缂织而成。

事实上，无论是缂丝书画还是刺绣书画，都与书画艺术关系密切，可谓互通互补、相得益彰。以此次展出的明晚期的《东山图》为例，这是传世顾绣中唯一的手卷形式，根据卷后董其昌崇祯五年壬申年的题跋可知，该绣品是他以明代赵伯驹名画《东山图》摹本托付上海顾氏绣工所制，并命其次子董祖权持赠同年程绍，意取画面“东山报捷”之喻，希望程绍复起官。董其昌是明代松江显宦，以未画请顾氏绣制馈赠同僚，足见当时顾绣在文人贵族中的受欢迎程度。此卷丝绣不多，但针法多变，以不同绣法应对底本中不同的笔墨形式。斜缠针、接针、滚针和钉线绣为主的绣出轮廓；锦线绣、松针、掺针和施（毛）针等绣出鞍毯、松叶和马匹的质感或纹样。整幅手卷丝绣光滑，主题突出，所见山水、建筑、人物、草木，形象鲜明，栩栩如生，各臻其妙，充分体现了顾绣“画绣结合”的特点。

据东华大学教授包铭新介绍，顾绣源于晚明上海露香园主顾名世长子顾箕海之妾缪氏。而造诣最高、最具代表性的，是顾名世之孙媳韩希孟，其作品世称“韩媛绣”，目前存世不到20件。此次亮相的绫地彩绣《花卉鱼虫》册页为馆藏一级品，可视为顾绣艺术的高峰。作品中，韩希孟将不起眼的草一花、昆虫鱼虾的一惊一乍、欢喜与争斗的瞬间活灵活现地绣出，令人望之似书画，近察乃知为女红。

“希望这次展览既能让观众流连于前人遗留之艺术珍宝，也为后继者创作出属于今天的锦绣篇章提供重要借鉴。”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如如是表达举办此次展览的初衷。据透露，缂绣书画类文物异常脆弱，对展陈环境有极高的要求。为此，上海博物馆专门为已装裱的缂绣画片设计制作了文物安全镜框。其中，为明代缂丝《群仙拱寿图》这样超大尺幅的作品制作巨型文物安全镜框，在国内尚属首次。以往观众难以看到丝织文物上的许多精彩细节，此番在灯光布控、挂幕布展、温湿度等多方调适下，最终实现了展柜进深缩短近一半距离，使得画面距观众基本保持在30厘米，真正做到让文物贴近观众。



“丝理丹青——明清缂丝书画特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幕。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明清缂丝书画首次集结亮相，呈现丝理丹青的艺术妙趣